



THE WOULD-BE-GOODS

想做好孩子

[英] 伊迪斯·内斯比特 Edith Nesbit 著

任溶溶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

THE WOULD-BE-GOODS

想做好孩子

[英]伊迪斯·内斯比特 Edith Nesbit 著

任溶溶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想做好孩子 / (英) 内斯比特 (Nesbit, E.) 著; 任溶溶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2.8

(夏洛书屋)

书名原文: The Would-Be-Goods

ISBN 978-7-5327-5796-1

I. ①想… II. ①内… ②任… III. ①童话 - 英国 -

现代 IV. ①I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22050 号

EDITH NESBIT

THE WOULD-BE-GOODS

想做好孩子

THE WOULD-BE-GOODS

EDITH NESBIT

[英] 伊迪斯·内斯比特 著

任溶溶 译

责任编辑 张颖 赵平

封面插图 LISK 插图/设色 Joinart Studio
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5 字数 130,000

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796-1/1 · 3433

定价: 43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9226000

艾伯特的舅舅的烦恼

想做好孩子



伊迪斯 · 内斯比特

Edith Nesbit (1858-1924)

作者介绍

伊迪斯·内斯比特，英国著名作家。

伊迪斯是一个充满想像力的儿童文学作家，一生共出版了四十多部儿童文学作品，其中大部分都是世界儿童文学中的经典之作。

伊迪斯的儿童文学作品主要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小说，代表作有《铁路边的孩子们》《闯祸的快乐少年》《想做好孩子》和《寻宝六人组合》等，主要描写现实的冒险故事，对儿童性格刻画鲜明，家庭生活描写真切；另一类是童话故事，代表作有《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》《魔堡》等，这些故事悬念重重、曲折离奇、想像力丰富。

伊迪斯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，然而，直到今天，她在一百年前写的那些作品仍然经久不衰，在世界各地拥趸众多。伊迪斯被公认为“英国儿童文学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巨星，也是 20 世纪儿童文学的伟大源泉”；她也是“哈利·波特”系列作者 J.K. 罗琳最为欣赏的儿童文学作家。

CONTENTS

目录



PART 1

丛林001



PART 2

要做好孩子的孩子们017



PART 3

比尔的墓碑037



PART 4

神秘塔055



PART 5

水的灾难073



PART 6

马戏团093



PART 7

做海狸的探险家111



PART 8

出身高贵的婴儿129



PART 9

猎狐狸145



PART 10

假古董事件165



PART 11

慈善吧台.....183



PART 12

坎特伯雷朝圣者199



PART 13

龙齿（又名：军队种子）219



PART 14

艾伯特的舅舅的“奶奶”239



丛
林

01

丛 林

“小孩子就像果酱，在他们该在的地方很好，要是无处不在，到处碰到的都是他们，那就叫人受不了啦……”

这句可怕的话是我们那位印度叔叔说的。它让我们觉得自己幼稚无知，惹人生气；可我们又不忍心暗地里骂他，像听到讨厌的大人说讨厌的话时那样，因为他不讨厌，当他不生气的时候，还正好相反。他说我们像果酱，我们也不能认为他说话粗鲁，因为正像艾丽丝说的，果酱实在是好东西——只要别弄到家具和诸如此类不得当的地方上面去。我爸爸说：“也许最好把他们送进寄宿学校。”这话太可怕了，因为我们知道爸爸反对寄宿学校。他看着我们说：“我真为你们害臊，孩子们！”

碰到你们的爸爸要为你们害臊，你们的日子就不好过。我们全都知道这一点，因此我们觉得，就像囫囵吞下了整个煮鸡蛋。至少奥斯瓦德感到是这样，可爸爸有一回说过，奥斯瓦德是长子，是一家孩子的代表，那么自然，其他孩子也是这么感觉。

接下来大家半晌不言语。最后爸爸说：“你们可以走了——不过记住……”下面的话我就不跟你们说了。这些话说了也没有意思，你们都知道——他们在学校里也说这样的话，这种话



你们已经听到过不知多少次。反正事情一完，我们就走。两个女孩在哭，我们男孩拿出书来读，这样就没有人可以说我们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可这件事一直在我们内心里，特别是奥斯瓦德，他是长子，一家孩子的代表嘛。

这件事我们特别想不通，因为我们并不想做错事。我们只是想，这件事大人知道了也许不高兴，不过这和有心做错事完全不同。我们原打算这件事情做完以后，趁没有人发现，马上把东西都放回原处。不过我不该一上来就讲这件事（这等于故事还没开头就讲结尾。我告诉你们这个，只因为我们实在太难受了，憋不住说出了你们刚开始读这个故事还摸不着头脑的事）。

好吧，我们是巴斯塔布尔家的孩子——奥斯瓦德、多拉、迪基、艾丽丝、诺埃尔和霍·奥，如果你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把我们的小弟弟叫做霍·奥，你们可以读读前面那本《寻宝六人组合》，那你们就明白了。我们正是那几个寻宝的孩子。我们曾经千方百计地寻宝，因为我们实在穷，急于要寻到点宝。可到头来，我们宝没有寻到，倒让一位好心的印度叔叔把我们给寻到了。他在生意上帮了我们爸爸的大忙，这样爸爸能让我们大家搬进黑荒原这儿的一座红砖大住宅，不再住在原先的刘易沙姆路，当我们是贫穷但诚实的寻宝孩子时，我们是住在那里的。可当我们贫穷但诚实时，我们一直以为，只要爸爸有生意做，我们不缺零花钱和不穿破衣服（我自己对穿破衣服倒一点不在乎，可姑娘们在乎），我们就会快快活活，非常非常乖，非常非常好。

当我们给带到黑荒原这座美丽的大住宅那会儿，我们想，现在一切好了，因为这住宅有葡萄园和松林，有煤气和自来水，有灌木林和马厩，有种种现代化设备，就像地产公司房产目录

上说的，是令人称心满意的房产。我将整个目录读过，还一字不差地抄了一遍。

这真是一座美丽的房子，所有的家具都结实耐用，椅子的小脚轮没有脱落的，桌子没有刮痕，银器也没有凹陷；仆人很多，天天吃好菜——零花钱也不少。

说也奇怪，对环境我们很快就习以为常，不感到心里怀着愿望，哪怕是你本来最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。比方说我们的挂表。我们本来想挂表想得要命，可是到手一两个星期，发条断了，拿到村里本内特表店去修好以后，我难得再去关心它，它不再让我感到满心欢喜，不过，要是从我手里把它拿走，我又会很不高兴的。对于新衣服、好饭好菜和样样满足也是一样，你很快就会对一切习以为常，它们不再让你感到特别快活，虽然它们要是给拿走了，你又会非常沮丧（这是一个好字眼，这字眼我以前还没有用过）。这样都习以为常，就像我说过的，于是你会想再要些什么。爸爸说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财富使人贪婪，可艾伯特的舅舅说，这是进步精神，而写诗的莱斯利太太说有人称之为“神圣的不满足感”。有一个星期日吃饭时，奥斯瓦德问大家对此有什么想法。印度叔叔说这是废话，我们需要的只是面包、水和一顿打。不过他说这是开个玩笑。这是在复活节假期里。

我们是在圣诞节住到这红房子的。过了圣诞节，姑娘们上黑荒原公立中学，我们男孩上私立学校，在学校里我们得用功读书。在复活节我们知道了财富使人贪婪，这时候没有什么消遣，没哑剧什么的看。接下来又是读书，读得更加刻苦。夏天里天气热极了，老师们脾气变得暴躁。姑娘们一向希望天气冷时再考试，我想不出她们为什么不这样希望，可学校并不考虑这种明智的办法，他们在女子学校还教植物学，要求大家懂得气候。



接下来放暑假，我们又可以呼吸了——不过也只快活了几天。我们开始觉得像是忘掉了什么，却又不知道忘掉了什么。我们希望有些事情——却又说不清是什么事情。因此我们很高兴听到爸爸说：“我请福克斯先生让他的两个孩子到这里来过一两个星期。你们知道——这两个孩子圣诞节来过。你们必须对他们好，让他们过得高兴，明白吗？”

我们太记得他们了——是些白白的、胆小的小家伙，像些白老鼠。圣诞节以后他们没来过我们家，因为丹尼——两个孩子中的男孩——病了，他们在拉姆斯盖特和姑妈一起过。

艾丽丝和多拉恨不得马上给贵宾准备好卧室，可是一个真正好的女仆有时候说出“不可以”的速度比一个将军还要快。因此姑娘们只好打住。那位女仆简只让她们把花插在客人壁炉架上的花瓶里，于是她们只得去问园丁，哪一种花她们可以摘，因为自己花园里种着花，用不着到外面去采。

客人的火车十二点二十七分到。我们全去接车。后来我才想到这是一个错误，因为他们的姑妈和他们一起来。这位姑妈穿黑连衣裙，上面有珠子，戴一顶很紧的女帽。当我们摘下我们的帽子时，她说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她看上去一副很凶的样子。

我们说：“我们是巴斯塔布尔家的，来接戴西和丹尼。”

这姑妈十分粗暴，当听她问戴西和丹尼这句话时，我们简直为戴西和丹尼感到难过：“是这些小家伙吗？你们记得他们吗？”

我们也许是不很整齐，因为我们刚才在灌木林里玩捉强盗，反正一回去就要洗一下吃饭的。不过还是……

丹尼说他记得我们。戴西说：“当然是他们。”接着她好像要哭了。

那姑妈这才叫了一辆马车，告诉车夫把车赶到哪里，让丹尼和戴西上了车，接着说：“你们这两个小姑娘高兴的话，也可以坐车去，不过你们这些小男孩子得自己走。”

于是马车走了，我们也跟着走起来。那姑妈回头还对我们说了几句话。我们知道不外乎是要梳好头发戴上手套什么的，因此奥斯瓦德趁她没有再说下去，对她说了声“待会儿见”，傲然转过了脸，其他男孩子也一样。只有那种穿镶珠子的黑色紧身连衣裙的太太才会说“小男孩”。她就像狄更斯小说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里的那个默德斯通小姐。我真想告诉她这件事，不过她不会懂的。我想她只读《马卡姆史记》和《曼格纳尔问题》等说教类的书。

我们到家时，只见坐马车回来的四个人已经坐在我们的起居室里——我们现在不叫它儿童室了——他们看上去洗得干干净净，我们那两个姑娘正在问两个客人有礼貌的问题，对方只说“是”或者说“不是”，或者“我不知道”。我们男孩一声不响，站在窗口朝外看，直到敲锣叫吃中饭。我们感到接下去一定很别扭——的确是很别扭。新来的小客人永远不合适当骑士游侠，或者骑马穿过整个法国送红衣主教的密信；他们陷入险境时也不会想到说什么话来甩掉敌人。

他们只会说“是，请，不，谢谢”。他们十分整洁，喝东西以前还有喝东西以后，总要把嘴擦擦，嘴里有食物时从不说话。

中饭后越来越没劲了。

我们把我们的书全拿出来，他们说声“谢谢”。却不好好看。我们把我们的玩具也全拿出来，他们也只是对每一样玩具说声“谢谢，这很好玩”。越来越没劲，到了吃下午茶点时，大家话也不说了，只除了诺埃尔和霍·奥——他们俩自个儿在谈板球。



吃过下午茶点，爸爸进来了，他和客人还有姑娘们打牌，这样好过了一些；可到吃晚饭时——这件事我永远忘不了——奥斯瓦德觉得像一本书中的人物——“几乎到了他智穷才尽、无计可施的地步”。我想我以前从来没爱过就寝时间，可这一回我爱。

等到客人上了床（多拉告诉我，戴西得要人替她解开所有的带子和纽扣，虽然她都快十岁了，而丹尼说不开灯他睡不着），我们到姑娘们的房间去开了个小会。我们全坐在大床上——这是张有四根床柱的红木大床，挂着绿色床帘，当帐篷正好，只是管家不许——奥斯瓦德说：“现在就我们几个很好，不是吗？”

“他们明天会好些的，”艾丽丝说，“他们只是怕羞。”

迪基说怕羞也没什么，可不该像十足的白痴。

“他们吓坏了。你要知道，对他们来说，我们全都是陌生人。”多拉说。

“我们可不是野兽，又不吃人。他们吓什么呢？”迪基说。

诺埃尔说，他认为他们是中过魔法的王子和公主，曾经被变成两只小白兔，后来身体变回来了，可内心没变回来。

可奥斯瓦德叫他住口。

“犯不着拿他们来编故事，”他说，“现在的问题是：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的假期可不能让这两个哭鼻子的小家伙给搅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，”艾丽丝说，“他们不会一直哭哭啼啼下去。也许是由于那位默德斯通姑妈他们才弄成了这种习惯。这位姑妈足以让任何人变得哭哭啼啼的。”

“反正我们最好不要再有一天过得像今天这样，”奥斯瓦德说，“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从这种哭哭啼啼状态中醒过来……”

“我们一起来捆住他们，”霍·奥说，“晚上睡觉把被子

箍得他们伸不直腿。”

这种话多拉连听也不要听，我承认她是对的。

“假定我们想出个好玩的游戏呢，”她说，“就像我们寻宝那会儿那样。”

我们说，什么游戏呢？可她没说。

“应该是玩很长时间的——玩一整天，”迪基说，“如果他们喜欢，他们肯玩的。万一他们不喜欢……”

“万一他们不喜欢，我来读书给他们听。”艾丽丝说。

可我们全都说：“别别别，你别这么干……你一开头，就得一直读下去。”迪基又补充说：“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本来要说：万一他们不喜欢这个游戏，他们会喜欢做别的事。”

我们一致同意，必须想出什么事情来做，可我们谁也想不出来，最后在毫无头绪的时候，会议被打断了，因为布莱克太太——她是女管家——上楼来关煤气灯了。

可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饭，两位小客人坐在那里，显得那么白净整洁，奥斯瓦德忽然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们在花园里布置一座丛林。”

其他人都同意，大家谈来谈去，直到早饭吃完。两个小客人只说了声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不管和他们说什么，他们都是这句话。

吃过早饭以后，奥斯瓦德把他的弟弟和姐妹悄悄地叫到一旁说：“你们同意让我今天当队长吗，因为主意是我出的？”

他们说可以。

于是他说：“我们来玩‘丛林故事^①’，我扮莫格利。你

①《丛林故事》是英国作家吉卜林写的儿童小说。



们其他人爱扮谁就扮谁——莫格利的爸爸妈妈或者任何一只野兽。”

“我不相信他们读过这本书，”诺埃尔说，“他们看上去什么书也不读，除了上课。”

“那么他们可以扮野兽一直走来走去，”奥斯瓦德说，“扮野兽走来走去人人都会。”

事情就这么定了。

现在奥斯瓦德——艾伯特的舅舅有时候说他安排事情聪明老练——开始设计这座丛林。日子实在选得好。我们的印度叔叔出去了，爸爸也出去了，布莱克太太这就要出去，女仆下午休息也要出去。奥斯瓦德第一件想到的事是摆脱掉两只白老鼠——我是说那两个乖乖的小客人。他对他们说，下午要玩个游戏，他们爱扮什么就扮什么，还把《丛林故事》给他们，让他们读他指给他们看的几个故事——全是讲莫格利的。他把小客人带到菜园一个僻静的地方，让他们待在一盆盆海甘蓝当中，然后离开了他们，接着他回到其他人那里，我们在雪松树下商量了一个上午，等布莱克太太走了以后我们该做什么。她吃完了中饭就走。

当我们问丹尼他打算扮戏里什么角色时，结果他根本没有读奥斯瓦德指定给他读的那些故事，只读了书中《白海豹》和《里基·蒂基》两个故事。

于是我们决定先布置丛林，以后再穿上我们所扮角色的服装。奥斯瓦德对小客人一个上午自己待着有点不放心，于是说丹尼可以做他的助手。丹尼也实在很有用，他的手十分利落，做事一点不拖沓。戴西也可以一起来，可她想继续读这本书，我们就由她去了，这是对客人最好的态度。不用说，丛林就是那片灌木林，雪松下的草地是林中空地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布置。雪松草地从窗口看不到。这一天十分热——是阳光很白、阴影

深灰的日子，影子也不像傍晚那么黑。

我们各想各的事。当然，我们首先用兽皮把枕头裹起来，放在草地上，尽可能让它们看上去像真的野兽。然后我们找来平切儿，用石笔粉搽在这只狗身上，让它符合“灰兄弟”的颜色。可它把石笔粉抖掉了，这样搽来搽去花了很长时间，后来艾丽丝说：“噢，我有办法了！”她说着跑到爸爸的浴室，拿回来一管法国护手油膏，挤到平切儿身上搽，然后再搽上石笔粉。这一来，石笔粉在它身上黏住了，它照它的老规矩在垃圾桶里打滚，结果颜色正好。它是一只非常聪明的狗，可接下来很快就走掉了，直到下午很晚了才又找到它。丹尼帮忙给平切儿化妆，等到给平切儿的事做完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可以做些纸鸟放在树上吗？我会折纸鸟。”

我们当然说“可以”。他只有红墨水和旧报纸，可是很快就做出许多红尾巴的纸鸟。它们给安置在灌木林边上，看上去真不坏。

他在做的时候忽然说，或者不如说叫起来：“噢？”

我们抬起头看，是只长着大犄角、一身毛皮的动物——有点像野牛，有点像牛头人身怪物——丹尼给吓了一跳我不奇怪。这是艾丽丝，化装得一级水平了！

一切情景直到现在还栩栩如生。毛病出在那只狐狸标本上——我很抱歉，不得不承认，这是奥斯瓦德想出来的主意。想出这样一个主意他一点也不觉得羞耻。能想出这样一个主意是很聪明的。不过他现在懂得了，未经他人同意，最好不要擅自拿走别人的狐狸标本或任何东西，哪怕你和他们住在同一座房子里。

正是奥斯瓦德打开大厅里玻璃柜子背面的门，把叼着那只灰夹绿的鸭子的狐狸标本拿出来，其他人一看到它放在草地上